

活生的申村



活生的中村

著等玲丁

叢新藝文



行刊局書氣正

村中的生活 目次

我在霍村的時候……………(丁玲)……………	一
困頓……………(王西彥)……………	二三
千家村……………(魯彥)……………	四二
憤怒……………(田濤)……………	五四
離婚……………(蔣牧良)……………	七六
賽會……………(茅盾)……………	一〇六
廢園外……………(巴金)……………	一二三

文藝
新叢

村中的生活

丁玲等著

我在霞村的時候

丁玲

因為政治部太嘈雜，莫俞同志決定要把我送到鄰村去暫住。實際我的身體已經復元了，不過既然有安靜的地方暫時休養，趁這機會整理一下近三月來的筆記，覺得也很好。我便答應了他到離三十里地的霞村去住兩個星期。

我沒有騎馬去，同走的是宣傳科的一位女同志，她大約有些工作，但她不是個好說話的人，所以一路顯得很寂寞，加上她是一個改組派的腳，我的精神也不大好，我們上午就出發，可是太陽快下山了，我們才到達目的地。

遠遠看這村子，也同其他村子差不多，但我知道的，這村子裏還有一個未被毀去的建築得很美麗的天主教堂，和一個小小的松林，而我就將住在靠山的松林裏，這地方就直望到教堂的。雖說我還沒有看見教堂，但我已經看到那山邊的幾排整齊的窯洞，以及窯洞上的一大塊綠色的樹葉，和繞在村子外邊的大路上的柳林，我意識到我很滿意這村子的。

1、
「可以說已經到了，讓我們再休息一會兒走吧，你說好麼？」我時時擔心着我的女伴的腳。

「不我們不要再休息了！你看天我們還要找行李呢，不知道他們已經替我們捫到沒有。」

從我的女伴口裏，我對這村子的認識是很熱鬧的，但當我們走進村口時，我却連一個小孩子，一隻狗也沒有碰到，只是幾片枯葉輕輕的被風捲起，飛不多遠又墜下來了。

「這裏從前是小學堂，自從去年鬼子來後就打毀了，你看那邊台階，那是一個很大的教室呢。」
阿桂（我的女伴）告訴我，她顯得有些激動，不像白天的沉默了。他接着又指着一個空空的大院子：「一年半前這裏可熱鬧呢，那些軍官們天天晚飯後就在這裏打球。」

她又急起來了：「怎麼今天這裏沒有人呢？我們還是先到村公所去，還是到山上去呢！我說先到一個地方去問問，再上山。儘管山上我也熟，先問清總是好的。唉，行李也不知捫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倒不要緊，就怕你怕。」

村公所大門牆上，貼了很多白紙條，上面寫着××會辦事處，××會霞村分會……但我們到了裏邊，却靜悄悄的，找不到一個人，幾張橫七豎八的桌子空空的擺在那裏，却匆匆的跑來一個人，他看了一看我，似乎想問什麼，却又把話咽下去了，還想不停的往外跑，但被我們把他留下了。

他只好連連的答應我們：「我們的人麼，都到村西口去了，行李，唔，是有行李，老早就抬到山上了，是劉二媽家裏。」於是他站住了打量着我們。

我們知道他是農教會的人之後，便要求他陪同我們一道上山去。並且要他把寫給這邊一個同志的條子送去。

他答應了替我送條子，却不肯陪我們，而且顯得有點不耐煩的樣子，把我們丟下便獨自跑走了。街上也是靜悄悄的，有幾家在關門，有幾家在開着，裏邊却又黑漆漆的，我們想走上前去問，却又不如何問起。幸好阿桂對於這村子還熟，她便引導着我走上山去，這時已經在黑下來了，冬天的陽光，是下去得快的。

山不高，沿着山脚上去，錯錯落落有很多石砌的窰洞，也常有人站在空坪上眺望着。阿桂明知沒有到，但一碰着人就要問：

「劉二媽的家，這樣走的麼？」劉二媽的家還有多遠？請你告訴我怎樣到劉二媽的家裏？」或是問：「你看見有行李送到劉二媽家去過麼？劉二媽在家麼？」

回答總是使我們滿意的，這些滿意的回答一直把我們送到最遠的、最高的劉家院子裏，兩隻小狗最先走出來歡迎我們。

接着便有人出來問了，一聽說是我，便又出來了兩個人，他們拿着燈把我們送到一個靠右的窰洞裏，這窰洞裏面很空，靠窗的炕上堆得有我的鋪蓋捲和一口小皮箱。還有阿桂的一條被子。

她們裏面有認識阿桂的，拉着她的手問長問短，後來他們便都走出去了，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屋子裏。我只好整理着鋪蓋，心裏有些悶。然而到我剛要躺下的時候，她們又湧進來了。有一個青年媳婦托着一缸麵條，阿桂和劉二媽和另外一個小姑娘拿着碗、筷和一碟子葱同辣椒，小姑娘又捧來一盆燃得紅紅的火。

她們殷勤的督促着我吃麵，也摸着我的兩手，兩臂。劉二媽和那媳婦也都坐上炕來了。她們露出一種神祕的神氣，又接着談講着她們適才所談到的一個問題。我先還以為她們所詫異的是我，慢慢我覺到我的來往並未能使她們感覺到如何神奇的趣味，她只熱心於一點，那就是她們談話的內容。我不願做出太好打聽的樣子，所以也不問她們，但只無頭無尾的聽見幾句，却也弄不清，尤其以劉二媽說話之中，常常要把聲音壓低，像怕什麼人聽見似的那麼耳語着。阿桂已經完全不是同一道走路時的阿桂了，她彷彿滿能幹似的，很愛說話，而且也能聽人說話的樣子，她表現出很能把住別人說話的中心意思。另外兩人不大說什麼，不時也補充一兩句，却那末聚精會神的聽着，深怕遺漏去一個字似的。

忽然院子裏發生一陣嘈雜的聲音，不知有多少人同時說話，也不知道闖進了多少人來。劉二媽幾人慌慌張張的都爬下炕去往外跑，我也莫明其妙的跟着跑到外邊去看。這時院子裏實在完全黑了，有兩個紙糊的紅燈籠在人叢中搖幌，我擠到人堆裏去瞧，什麼也看不見，他們也是無所謂的在擠着而已。他們都想說什麼，都又不說。只聽見一些極簡單的對話，而這些對話只有更把人弄糊塗的：

「玉娃，你也來了麼？」

「看見沒有？」

「看見了，我有些怕。」

「怕什麼，不也是人麼，更標緻了呢。」

我開始總以為是誰家要娶新娘子了，他們却答應我却不是的，我又以為是俘虜，却還不是的。我跟着人走到中間的鑿門口，却見鑿裏擠得滿滿的是人，而且烟霧沉沉的看不清，我只好又退出來。人似乎也在慢慢的退去了，院子裏空曠了許多。

我不能睡去，便在燈底下又整理看小箱子，翻着那些練習簿相片和削着幾枝鉛筆我顯得有些疲乏，却又感覺着一種新的生活要到來以前的那種昂奮。我分配着我的時間，我要從明天起便遵守着規定下來的生活次序，這時却有一個男人嗓子在門外響起了：

「還沒有睡麼？××同志。」

還沒有等到我的答應，這人便進來了，是一個二十歲的還文雅的鄉下人。

「莫主任的信我老早就看到了，這地方還比較安靜，一切事情我都拜托劉二媽，你要什麼儘管問她。莫主任說你要在這裏住兩個星期，不過若是住得還好時，就多住一陣也不要緊。我就住在鄰院下邊的那幾個窰，有事就叫這裏的人找我。」

他不肯上炕來坐，底下又沒有凳子，我便也跳下炕去：

「呵，你就是馬同志，我給你的一個條子收到麼？請坐下來談談吧。」

我知道他正在這村子上負點責，是一個未畢業的初中學生。

「他們告訴我，你寫了很多書，可惜我這裏沒有買，我都沒有見到。」他望了望炕上開着口的小箱子。

我們話題一轉到這裏的學習情形時，他便又說：「等你休息幾天後，我們一定請你做一個報告；羣衆的也好，訓練班的也好，總之，你一定得幫助我們，我們這裏最難的工作便是『文化娛樂。』」

像這樣的青年人我在前方看了很多很多，當剛剛接觸他們的時候常常感到驚訝，覺得這些同自己有一點距離的青年們都實在變得很快不過一多了，也就失去了追求了解他們的熱心了。所以我便又把話拉回來。

「剛才，他們發生了什麼事麼？」

「劉大媽的女兒貞貞回來了。想不到她才是英雄呢。」即刻我感到在他的眼睛裏冒多了一樣東西，那裏面放射着愉悅的，熱情的光輝。

我正要問下去時，他却又加上說明了：「她是從日本那裏回來的，她已經在那裏幹了一年多了。」

「呵！我不禁也驚叫起來了。」

他安排再告訴我一些什麼時，外邊有人在叫他了，他只好對我說明天他一定叫貞貞來找我。而且他還提起我注意似的，說貞貞那裏「材料」一定很多的。

很晚阿桂才回來睡，她躺到床上老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不住的唉聲嘆氣。我雖說已經疲倦到極點了，仍希望她能告訴我一些關於今晚上的事情。

「不，××同志！我不能說，我真難受，我明天告訴你吧。呵！我們女人真作孽呀！」於是她把被蒙着

頭，動也不動，也再沒有嘆息。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才睡着的。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屋外去散步，不覺得就走到村子底下去了。我走進了一家雜貨舖，一方面是休息，一方面買了他們很多棗子，是打算送給劉二媽家裏煮稀飯吃的。我請他們派個人幫我拿棗子同我一道回去，那雜貨舖老板聽我說住在劉二媽家裏，便眨着那雙小眼睛，有趣的低聲問我道：

「她那姪女兒你看見了麼？聽說病得連鼻子也沒有了，那是給鬼子糟蹋的呀。」他又換轉臉去朝站在櫃台裏邊門口的他的老婆說：「虧她有面目回家來，真是她爹劉福生的報應。」

「那姪兒向來就風風雪雪的，你沒有看見她早前就在街上浪來浪去，她不是同夏大寶打得火熱麼？不是夏大寶窮，他不老早就嫁給他了麼？」那老婆子拉着衣角走了出來。

「謠言可多呢，」他轉過面來搶着又說。這次他的眼睛已不再眨動了，却做出一付正經的樣子：「聽說起碼一百個男人總睡過，還做了日本官太太，這種缺德的婆娘，是不該讓她回來的。」

我忍住了氣，因為不願同他吵，就走出來了，我並沒有再看他，但我感覺得他又眨着那小眼睛很得意的望着我的背影。

走到天主堂轉角的地方，又聽到有兩個打水的婦人在談着，一個說：

「還找過陸神父，一定要做姑姑，陸神父問她理由，她不說，只哭，知道那裏邊鬧的什麼把戲。現在呢，弄得比破鞋還不如……」

另一個便又說：「昨天他們告訴我，說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唉，怎麼好意思見人！」

「有人告訴我，說她手上還戴得有金戒子，是鬼子送的哪！」

「說是還到大同去過，很遠的，見過一些世面，鬼子話也會說哪。」……」

這散步於我是不愉快的，我便走回家來了。這時阿桂已不在家，我就獨自坐在窰洞裏讀一本小冊子。

我把眼睛從書上抬起來，就看見站在旁邊的兩個糧食籃子，那大約很有歷史的吧，它的顏色同牆壁一般黑，我把一塊活動的窗戶紙掀開，就看見一片灰色的天（已經不是昨天來時的大氣了）和一片掃得很乾淨的土地，從那地的盡頭上，伸出幾株枯枝的樹，疎疎朗朗的劃在那死寂的鉛色的天上。

院子裏簡直沒有什麼人走動。

我又把小箱子打開，取出紙筆來寫了兩封信。怎麼阿桂還沒回來呢？我忘記她是有工作的，而且我以為她是將與我住下去的了。

冬天本來是很短的，但這時我却以為它比夏天的日子還長呢。

後來我看見那小姑娘出來了，於是跳下炕去到門外去招呼她，但她只望着我笑了一笑，便跑到另外一個窰洞去了。我在院子裏走了兩個圈，看見一個蒼鷹飛到教堂的樹林子裏邊去了。那院子裏有很多大樹。

我又在院子裏走起來，我走到靠右邊的盡頭處，我聽見有哭泣的聲音，是一個女人，而且在壓抑住自己，時時都在淌鼻涕。

我努力的排遣自己，思索着這次來的目的和計劃，我一定要好好休養。而且按着自己規定的時間去生活，於是我又回到房子裏來了，既然不能睡，而看筆記又是那麼無聊呵！

幸好不久之後，劉二媽來看我了，她一進來，那小姑娘跟着也來了，後來那媳婦也來了，她們便都坐到我的炕上，圍着一個小火盆。那小姑娘便檢閱着那小方炕桌上的我的用具。

「那時誰也顧不到誰，」劉二媽述說着一年半前鬼子打到霞村來的事：「咱們住在山上好些，跑得快，村底下的人家有好些都沒有跑走，也是命定下的，早不早遲不遲，這天咱們家的貞貞却跑到天主堂去了，後來才知道她是找那個外國神父要做姑姑去的，爲的也是風聲不好，她爹正在替她講親事，是西柳村的一家米舖的小老板，年紀快三十了，填房，家道厚實，咱們都說好，就只貞貞自己不願意，她向着她爹哭過，別的事她爹都能依她，就只這件事老頭子不讓，咱們老大又沒兒，總企望把女兒許個好人家，誰知貞貞却賭氣跑下天主堂去了，就那一忽兒，落在火坑了哪，您說做娘老子的怎不傷心……」

「哭的是她的娘麼？」

「就是她娘。」

「你的姪女兒呢？」

「姪女兒麼，到底是年輕人，昨天回來哭一場，今天又歡天喜地到會上去了，才十八歲呢。」

「聽說做過日本太太，真的麼？」

「這就又難說了，咱也摸不清，謠言自然是多得，病是已經弄上身了，到那種地方，還保得住乾淨麼？小老板的那頭親事，還不吹了，誰還肯要鬼子用過的女人，的確確是有病，昨天晚上她自己也就說了。他這一跑，真變了，她說起鬼子來就像說到家常便飯似的。才十八歲呢，已經一點也不害臊了。」

「夏大寶今天還來過呢，娘！」那媳婦悄聲的說着，又用着探問的眼睛望着二媽。

「夏大寶是誰呢？」

「是村底下磨房裏的一個小伙計，早先小的時候同咱們貞貞同過一年學，兩個要好得很，可是他家窮，就連咱們家也不如，他正經也不敢怎樣的，偏偏咱們貞貞癡心癡意，總要去纏着他，一弄又怪了他，要去做姑姑也還不是爲了他！自從貞貞給日本鬼弄去後，他倒常來看看咱們老大兩口子，起先咱們老爹一見他就氣，有時罵了他，他也不說什麼，罵走了第二次又來，倒是一個有良心的孩子，現在在自衛隊當一個小排長呢。他今天又來了，好像向咱們大媽求親來着呢，只聽見她哭，後來他也哭着走了。」

「他知不知道你姪女兒的情形呢？」

「怎會不知道，這村子裏就沒有人不清楚，全比咱們自己還清楚呀。」

「娘，人都說夏大寶是個壞子呢。」

「唔，這孩子總算有良心，咱是願意這頭親事的。自從鬼子來後，誰是有錢的人呢？看老大兩口子的口氣，也是答應的。唉，要不是這孩子，誰肯來娶呢？莫說有病，名聲就實在夠受了。」

「就是那個穿深藍色短棉襖，帶一頂古銅色翻邊氈帽的。」小姑娘閃着好奇的眼光，似乎也很了解這回事。

在我記憶裏出現了這樣一個人影，是今天清晨我動身出外散步的時候，我看見這末一個年青的小夥子，有着一副很精伶也很忠厚的面孔，他站在我們院子外邊，却又並不算走進來的樣子。約莫當我回家時，又看他從後邊的松林裏走出來，我只以為是這院子裏的人或鄰院的人，我那時並沒有很注意他，現在想起來，倒覺得的確是一個短小精幹很不壞的孩子。

我的休養計劃是怕不能完成了，爲什麼我的思緒這樣的亂，我並不着急於要見什麼人，但我的幻想中的故事是不斷的增加着。

阿桂現着一付很明白我的神氣，望着我笑了一下便走出去了。

我又明白她的意思，於是來回在炕上忙碌了一番，覺得我們的舖燈、火都明亮了許多，我剛把茶缸子去擱在火上的時候，果然阿桂已經又回到門口了，我聽得是她後邊還跟得有人。

「有客人來了，××同志！」阿桂還沒有說完，便聽見另外一個聲音嘆哧一笑「嘻……」

在房門口我握住了這並不熟識的人的手了。她的手滾燙，使我不能不略微吃驚。她跟着阿桂爬

上炕去時在她的背上沉沉的垂着一條長辮

這間使我感到非常沉悶的窰洞，在這新來者的眼裏却很新鮮似的她拿着滿有興緻的燈光環繞的探視着。她身子稍稍向後仰的坐在我的對面，兩手分開撐住她坐的鋪蓋上，並不打算說什麼話似的，最後便把眼光安詳的落在我的臉上了。陰影把她的眼睛畫得很長，下巴很尖。雖是很濃厚的陰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燈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兩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裏的洞開的窗子，是那麼坦白，沒有塵垢。

我也不知道如何來開始我們的談話，怎麼能不碰着她的傷口，不會損壞到她的自尊心呢？我便先從缸子裏倒了一杯已經熱了的茶。

「你是南方人吧？我猜你是的，你不像咱們省裏的人，」倒是貞貞先說了。

「你見過很多南方人嗎？」我想最好隨她高興說什麼我就跟着說什麼。

「不，」她搖着頭，仍舊釘着我瞧，「我只看見幾個，總是有些不同。我喜歡你們那裏人，南方的女人，入都能唸很多很多的書，不像咱們，我願意跟你學，你教我好嗎？」

我答應她之後，忽的她又說了：「日本的女人也都會唸很多很多書；那些鬼子兵都藏得有幾封寫得漂亮的信。有的是他們的婆姨的，有的是相好的，也有不認識的姑娘們寫信給他們，還夾上一張照片，寫了好些肉麻的話，真怪，怎麼她們那末喜歡打仗，喜歡當兵的人，也不知道她們是不是真心，總哄得那些鬼子當寶貝似的揣在懷裏。」

「聽說你會說日本話，是麼？」

在她臉上輕微的閃露了一下羞澀的顏色，接着又很坦然的說下去，「時間太久了，跑來跑去一年多，多少就會了一點兒，懂得他們說話有很多好處。」

「你跟着他們跑了很多地方嗎？」

「並不是老跟着二個隊伍跑的，人家總以為我做了鬼子官太太，享富貴榮華。實際我跑回來過兩次，連現在這回是第三次了。後來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沒有辦法，現在他們不再派我去了，聽說要替我治病也好，我也掛牽我的爹娘，回來看看他們，可是娘真沒有辦法，沒有兒女是哭，有了兒女還是哭。」

「你一定吃了很多的苦吧。」

「她吃的苦真是想也想不到，阿桂又做出一付難受的樣子，像要哭似的，「做了女人真倒霉，貞貞，你再說吧。」她更擠攏去，緊靠她身邊。

「苦麼，貞貞像回憶着一件遼遠的事一樣，「現在也說不清，有些是當時難受，於今想來也沒有什麼，有些是當時倒也馬馬虎虎的過去了，回想起來却實在傷心呢。一年多，日子也就過去了，這回一路回來，好些人都奇怪的望着我。就說這村子的人吧，都把我當一個外路人，也有親熱我的，也有逃避我的，再說家裏幾個人吧，遠不都一樣，誰都愛偷偷的瞧我，沒有人把我當原來的貞貞看了，我變了麼！想來想去，我一點也沒有變，要說，也就心變硬一點吧了，人在那種地方住過，不硬一點心腸還行麼，也還不是沒有辦法，逼得那麼做的哪！」

一點有病的象徵也沒有，她的臉色紅潤，聲音清晰，不顯得拘束，也不覺得粗野。她並不含一點誇張，也使人感覺不到她有過什麼牢騷，或是悲涼的意味，我忍不住要問到她的病了。

「人大約總是這樣，那怕到了更壞的地方，還不是只得這樣，硬着頭皮挺着腰肢過下去，難道死了不成？現在呢，我再也不那麼想了，我說人還是得找活路，除非萬不得已。所以他們說要替我治病，我想也好，治了總好些，這幾天病倒不覺得什麼了，路過張家驛時，住了兩天，他們替我打了兩次藥針，又給了一些藥我吃。只有今年秋天的時候，那才厲害，人家說我肚子裏面爛了。又趕上有一個消息要立刻送回來，找不到一個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摸黑路我一個人來回走了卅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要是別的不關緊要的事，我一定不走回去了，可是這不行哪，唉！又怕被鬼子認出我來，又怕誤了時間，後來整整睡了一個星期，拖着又拖起身了。一條命要死好像也不大容易，你說是麼？」

她並沒有等我的答復，却又繼續說下去了。

有的時候，她也停頓下來，在這時間，她也望望我們，也許是在我們臉上找點反映，也許她只是思索着別的。看得出阿桂是她顯得更難受，阿桂大半的時候是沉默，有時也說幾句話，她說的話總只爲的傳達出她的無限的同情，但她默着時，却更顯得她爲她的話所震懾住了，她的靈魂在被抑，她踏上了她過去所受的那些苦難。

我以爲那說話的人是絲毫沒有意識到想博得別人的同情的，縱是別人正在爲她分担了那些罪過，她似乎沒有感覺到，同時也正因爲如此，就使人覺得更可同情了。如果她說起她的這段歷史的